

文藝新集

郭沫若

郭沫若

建國書店

集 新 藝 文

2

林 與 空 青

帆 荻 鄒

行 發 店 書 國 建

我渴望飛鳥，在青空與紅雲，高飛與嬉戲都是一樣的自由。

目

錄

一日聞

投給武漢

想一想

寫在聖誕節前夕

寄孩子們

野店

獻給母親的詩

草原上

白靜的夜

我是沒有病的



137654

一日間

——一個戰時工作隊的生活素描——

起床

溫暖的床

散發著稻草的香，與泥土氣息的床，

我們睡得多甜，

我們夢見大路上

騾馬拖着高高的稻草堆頸項的鈴噠「吉令令」的響清，

醒來

却是個日同志擔着起床鈴。

「起床喇」

懶傢伙們，

太陽曬上屁股圍了！」

起來吧，

我們拾一掄眼睛，

好亮，好亮呵！

到處都像鍍上了水銀，

起來吧，

把昨夜投影在心上的黑糾掉它，糾掉它……！

我們都從被窩裏鑽出來，我們的臉都發一張小太陽。

太陽的光

亮透了我們的心窩。

歸風土房

我們走到殘陽色的淡水邊，

—— 朝會

在空曠邊

露水濕潤了那小的陌路

讓我們來早操吧，

我們行着深呼吸，

把昨天沉默的氣

都從肺臟裏吐出來

從細胞微血管裏排擠出來，

我們吸進今天新的空氣，

新的空氣在我們體內循環着，

好像扭動了發動機，

我們不休息地操演跑步。

從這條路

跑上那條路。

我們要踏遍中國的每一條路。

我們要在中國踏出很多新的路。

在高的山坡上。

我們停留下來。

我們開始練習歌詠。

雲霞向太陽，

我們的合唱向遠方抖擻

我們的眼睛望着遠方。

我們的歌聲流得遠，

流到我們眼睛看不見的地方去了。

風在樹林裏拉起了手提琴，

溪水彈動了絃線，

太陽漸漸地升起。

壁報

太陽照著那莊村，

趕集的人們，

在那裏擁擠着。

駕着牛車的

趕着驢子的

背着白布口袋的

同挑着新鮮的菜蔬的

他們都從田塍的小路上

像泡冰一樣

匯流向遺骸。

在最熱鬧的地方

太陽照得最亮的地方

我們點起了壁報。

太陽照在那上面。

每一個字，

每一句的涵意，

好像都擴大了倍率。

人們在那里一個個字讀唸着，

好像咀嚼着一顆顆飯粒

我們更警惕了——

在那學字寫圖

不會有一粒砂子呢，

那會碰壞他們的牙齒！

四 宣傳

在紅白布旗幟的下雨，

在那咆哮了極其的舞台上，

把我們的話：

做子彈一樣响

從槍膛裏跳出來。

人們擁擠在我們的四週

他們在說話：

「看

那個在戲台上

戴濟賢

穿着藍布衣服的

像你，

像你，

也像我自己，

「他在唱歌

你看他日子過得多好，

.....

哎呀，東洋兵來金山

他的女人被姦淫逼下河，

他的母親被殺害了，

他的房屋被火燒了，

看哪

他眼睛睜着那樣可怕，

他牙齒咬得那樣緊。

女團長們

去訪問那些婦女吧，

把你們的軍帽脫下來，露出你們的頭髮，

不然她們會躲到房裏去，

我們走進了田野。

「忙吧，

老人家們！」

他們抬起頭

向我們微笑着。

「收成好呵，

讓我們來幫忙你吧。」

我們割着稻穗子，

割着棉花桃，

他們驚異的望我們這樣男的，女的。

對莊稼事又這樣熟悉，

「我們是學生軍，

老人家，

我們的家裏也是種田的

現在。

唉，唉，簡直不要再提了」……

回來

一些同志們拿着葵花

拿清馬鈴薯。

「這是老百姓送給我們的！」

一個同志們

擡着頭坐在草床上，

「當真難過

今天那樣好的機會，

但我太興奮，

話講得那麼多，

粗沒有一點秩序。」

六 行進

願我們向這一見如故的農夫們握手吧，

再會，你繁密的森林！

再會，你冒着炊煙的屋脊！

再會，你隱伏在白雲下的稀疏的茅棚子！

我們行進了。

我們口袋裏面！

藏滿了落花生。

我們的手上捏着

一個嫩的充滿了水分的紅蘿蔔。

在那脆紅的皮上

我們刻畫着一個同志的面形，

朝着那像

我們笑了，

「多可憐啊，乖乖！」

「嚴寒通紅的鼻子」……

我們走在破損了的大路上，

那是我們人民自己修好的路，

如今他們也有還心來修好它：

穿過了那些桂花樹，

那些鐵絲網

那三角形的痰藜

睜着亮冰冰的眼睛

望着蒼窮的遠處，

在這里

我們相信敵人驕傲的馬匹會被絆倒，

仇敵會觸電一樣縮回他的手指。

向這些戰爭的工事

我們揮着手，

「再會」！

滋生在你身旁的

很多不知名的小花草會是我们的證人，

今天，我們會從這里走出去。

我們走着

那從茅屋的廚房裏冒出的

煮着新穀米的香

沁入了他們的肺，

「我們的特務長呢？」

他們玩皮地笑着：

「哎呀！」

在那依然是

有林子

有稻草堆

有稀疏的草房的地方

我們停下了。

十 晚餐

那個譏笑的傢伙

又敲起他的洋鑼盤了：

「節目報告」

滿江紅的豆腐，

紅辣椒哩。」

還是我們的「集體創作」，

我會打過柴，

我會挑過水，

我們曾在那蒸籠一樣的廚房

睜着滿江紅的眼睛，

向灶口送一把火。

現在

我們有了我們的轉盤。

圍坐在禾場上

我們總是興高采烈地吞食陽光。

我們吞下那苦澀乏味的菜蔬。

同生硬的飯米，

因為這都是我們自己烹飪的。

當我們咀嚼着飯粒

想起勞苦的農夫的時候

我們想着：

「明天

我們拿什麼給農夫們呢？」

八 散步

隨着腳步任性地走罷，

到樹林邊去，

到那塊大有頭腦去，

不然就坐下來。

任你去研究

風是怎樣把樹葉吹動的

任你怎樣去望天上雲影的變化吧。

或者你抬着頭

想你從不願告人的心事去。

是誰吹起了口琴，

不等到想是什麼人在吹奏的根底，

我們都唱和起來了。

是誰

一個人低着頭

走在高粱田邊

像是惹動了愁愁，

像是狂騷時，

「來我們這兒玩罷，

不要這麼孤單單的」……

夜來了

樹葉上的露水滴在我們的臉上，

該回去了，

我們又走着那溼潤潤的田堤。

九 晚會

「今後

我們更應該加緊工作！」

「今後

我們更應該加強政治覺悟性！」

「今後

我們真敢不顧身軀！」……

圍着一些燈

我們興奮地

討論着，

批判着，……

我們灼熱的心

燒着我們的臉

比燈火更紅。

在大時代中

勝我們也作黑夜裏的一隻燈芯燄吧！

十 入夢

我們入夢了

我們依然睡在稻草鋪散的屍骨土地上。

我們有很多關於稻草的夢。

我們又夢着

行走在孕滿了穀粒的水稻田裏。

田溝的水

遠那樣宛轉地流響，

我們仔細聽着，

却是隔壁的紡車

在靜夜裏「映映」地滾響着。

我們都很年輕，

我們彷彿聽着我們的眼睛

唱着催眠曲，

我們擦着嘴巴：

「爲了你們

我們明天一定到很遠的地方去的！」……

四〇・九月・

投 給 武 漢

閃電劈擊了我

火球燃燒了我

武漢呵

武漢！

電火清落在我身上

苦痛煎熬着我

我

如所有的人子一樣

以迸散着血與淚的聲音

喊着自己的親娘。

或說

你是暗獲了我的護林。

你哺養我

用你的扣緊了時代輪盤的心臟。

涅槃關的鏡樓

駭入地聲入卷際。

齒輪轉着

窗關的門漸漸推開……

後的煙雨之聲

若狂風之拔個杖節

汽笛聲是如此與驚地怒響

在煙雨的紅色屋頂下

霧之原的齒輪轉着

鋼鐵廠的鐵輪響着

麵粉廠的鐵輪響着，……

而在天空的藍色氣流裏

我們的戰鬥機

親腫地穿走在極南之林上，

用它們的翅膀

用它們的機關槍的流火的鐵盤

爲這燭火冲天的城池

拍唱着戰鬥的平安曲。

江漢滾滾地流着，

山峯飛躍者入雲，

在魚羣出沒的地方

水雷沉默地等着一聲的爆炸，

在鳥隊飛行的地方

要蹇地將慷慨地爲祖國而歌。

當我一步步踏上黃鶴樓，

雲霧起落於遠方，

城池裸露於我脚下，

發動機的聲音牽引了我，

勞動人民的聲音牽引了我，

絞痛我心的對於自由與光明的愛的信念

牽引了我，

我看見百萬的人民

爲他們的工作而興奮，而奔走，而喘息不停，

在那裏

我激動地陰着：

「好的

同志們，

在這廣大的會場上

致力於自己的工作

就是忠於大會的決議」……

時到傍晚

江流更急，

電炬火燭有如波浪之飛散，

火把的行列

煽動在我脚下，

奔馳而過

呼喊而過

彷彿流血而高歌，

彷彿帶血的鋼刀從我的跟前劃過，

火！火！火！

在樓頭

讓我朗誦給世界聽！

「如此炎炎的只是爲了自由和飢餓，
餓的豈啻，中國起了火！」（註）

爲着火

我的週身像通上了電流，

我摸一摸臂膀

又摸一摸胸膛，

「成長了沒有

中國的孩子！」

成長了。

我像一隻壯旺的小犍

從啼養我的森林躍出，

直到我被火燒傷了，

匍匐於另一塊地城，

用自己的舌頭

舐自己的創口。

武漢呵

武漢，

你是我的繭繭

你相信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是爲了「火」才離開你的，

娘呵

通紅的是我的心，

灼熱的是你的心。

如今，你的孩子在這地地方認爲陌生了

你的孩子被擱在「火」的門檻外了！

武漢呵！

你的孩子不能歸來！

你的孩子喚喚你

像期誦着新中國光輝的一頁歷史。

武漢！

血戰不息，

歷史的行程決不停滯，

你的孩子決不會不隨着歷史的動脈呼吸……

四一·十月五日。

註：「瀋從爾詩『中國起了火』，魯迅譯。

想 — 想

即使裸脚踏着雪地

流着灰紅的血滴，

即使絞刮的風沙

蒙蔽了太陽

成羣的黑鳥

悽慘地從我頭上飛過……：

我也不能常常居留在此地呵！

還一想

遺留的是一些什麼樣的日子？

春天去了

秋天去了

花朵開放了幾枝！

永遠地

牢獄一樣的眼睛

囚禁着我呵，

鏗鏘一樣的笑聲

抖響在我的週邊……

夢呵

我夢着了流血的人頭，

夢着了隨着付殺的鉛彈的嘶聲

死者所呼喊的不完全的語句，

夢着了

抱着自己的染血的刀

隱素殘廢的孤獨

阿世記的悲憤的戰士

微飛鳥之被剪去雙翅。

噴，

黑夜點燈是有韻的；

燕子有沒有三月的齊空！

蜜蜂有沒有開花的林子！

四二·春天。

寫在聖誕節前夕

當陽光同氣息融進了我的夢，

聖誕老人，

你跨過了兩層的櫻桃園，

跨過了黃褐色冰片的山峯

又敲叩着幾冷寞的窗扉了。

你走進來，

你踏着黝馬的步子，

你眉髮上覆滿雪，

你羊毛皮襖上覆滿雪，

你幸虧地，人們背着幸福的口袋，

你帶着雪下而陰的降落傘，敲

從天風裏飄盪地上來。

坐下吧，

請坐下吧，

你是來自天上的樂園的，

告訴我，

當天的青色被灰濛濛的霧氣凍結以後

白雲公主流浪到什麼地方了？

告訴我，

當嚴寒大王

給智慧的河流與善良的翠山以封鎖後

葡萄仙子是否還像雲雀一樣，

教松鼠們唱着歌？

你是來自遙遠的地方的，

告訴我阿。

當雪花像情人們綉語一樣

落在家鄉金黃的茅棚上的時候，

我的母親盪着針線祝福遠行的孩子嗎？

當北風徘徊在曠野上的時候，

還有一個踏着白茫茫的雪的人

向雪花蒙蓋的村莊去沽一杯老酒嗎？

告訴我吧，

我像一個孩子，

等待着母親講些遙遠的故事？

我的眼睛睜得這樣大呵！

你含笑地點着頭，

你含笑地坐在我床緣，

你含笑地伸着手撫摩着我的軟髮，

唉，流蕩的時日

已滑過我孩子的天真了，

今天

也讓我在你的面前撒一撒嬌麼嗎？

你撫摩着我的頭

我已淚泉湧上了，

當我對她伸出了我的手，

我探到的只是虛空！……

我懂了，

我聽着風的聲管向遠方滾動，

聖誕老人，

你是不是背着我裂，

又去造訪另一座衛宇去了？

我要告訴你呵，

一些聖誕節的經歷。

我曾經讀到過——

在一個落雪的聖誕日

一個賣火柴的女兒

蹣跚在雪夜的都市裏；

孩子的夢是美的，

孩子不知道貧窮是該受人間的懲罰的，

天在落雪，

天是寒冷的，

她劃亮着一根火柴，又一根火柴，……

溫暖呵，溫暖呵，

像服着安眠藥一樣，

一片，又一片，又一片……

她看見了聖誕老人，

看見了聖誕樹，

她倒在野地裏，

露花給她蓋上了一層白絮。

我曾經看到過——

一個印度的歌女，

病在一塊流浪的國土上，

把夢與幻想裝飾着日子；

含淚的笑與含笑的眼

永遠剝蝕着青春，

鄉愁與憂鬱

代替了愛情，

直到她瘦斃了，

躺在白淨的床上，

床前的聖光偏照着她，

她倚着晶瑩的淚點，

漸漸圖上蒼涼的膜跡……

然而

我總不能不記起南方的海，

海上的浪花，

會結着我記憶的莫實，

當海的帆船掀起了百葉窗，

好寬闊的海，

誰知道要載我航行到什麼地方？

聖誕老人，

你是不是也到過這樣地方呢？

如今

夕陽漸漸黯淡下去了，

海上的霧漸漸陰慘起來了，

波浪的聲音漸漸嘶啞了，

帆船載着的是誰的屍體？

聖誕老人，

站住呵，站住呵，

這些都是上帝的兒女嗎？

你爲他們帶來過幸福嗎……

風的聲音向遠方遁走了，

聖誕老人的影子從我眼前消逝……

四一。冬。

寄孩子們

——在鄂中前綫讀了小學生的慰勞信——

夜深了

這時候我讀着你們的信件。

孩子們

或許你還不知道吧，

我的眼淚一點點的落在紙上了呀！

孩子們

你們的命運太悲慘了，

你們不會滿意地享受天真童年

你們的每一天日子！

都隨着炮火燿亮着呀

想起

我每次想提筆畫上我的心迹

每次

我的情緒都湮沒在淚水裏……

夜今又在燭火的蕊焰下

讀着你們熱愛的語句，

從你們樸素的封筒裏

我抽出了你們寄來的毛邊紙箋

我像剖着一片片花瓣

朝着你們的字句呼吸，

終於我的激顫的情感

吻着你們的字句。

孩子們

我不是不知道的喇！

也許是在那破落的廟宇裏，

風，輕輕地搖着紙窗

又掠散你們的髮絲，

而你們！

托着蘋果形的臉頰，

吮吸着短短的柔毫，

寫着你們幾次想寫

幾次又寫不出的語，

你們提起筆，

你們指頭沾染着墨點，

你們抓著披散的短髮，
用你們最天真的語言
描著你們最天真的情緒；

哦！

或者在那「最後一課」的日子裏，

敬仰嘶啞着喉嚨

凝着淚水

在黑板上寫上了

「祖國萬歲」

四個閃光的大字，

你們的稚弱的心呵

又遭受了更大的刺激，

你們伏着書案哭泣了，

你們又抬起頭

隨着淚水

向遠方寫着慰勞的語句……

孩子們

這些我都知道的阿。

是這樣

我以喜悅同憂鬱的情

驗着你們的語句。

孩子們

感謝你們呀，

在烽火連天的日子，

我聽着炮響

也聽着你們熱愛的語句，

我彷彿看着你們朝我招手，

我又彷彿看着你們

在流轉中哭泣。

孩子們

今夜

我含淚的眼睛

向遠方望著你們呀！

今夜

我要求你們

像得到了一隻甜蜜的蘋果一樣

向我微微地笑吧！

你們是知道的：

當我們種下了一顆蘋果樹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快樂的勤勞着

灌溉着我們的蘋果樹，

以笑的臉

總得牠活出真實呢？

孩子們

難道我們還以悲哀的哭泣
來担負這時代的艱困嗎？

想想

我不用着寫任何的語句來激勵你們了

因為你們說過，

等你們長大起來，

你們要担負這時代的艱困呀！

聽着你們的語句，

使我想起自己的疏忽，

我們這一代

不會好好地培養你們，

而你們是即將肩負起
這時代的艱困了。

孩子們

我懺悔了

今夜

我以後悔的心情讀着你們的信件啊。

告訴你們

在我的滾熱的胸膛前。

將永遠懷着你們的信筆

到那砲火燿亮的「生死場」去，

最後

縱使我被一顆砲彈洞穿的時候，

戰倒在土地上，

我依然要掙扎地掏出你的信箋，
平穩地掩蓋在我的創口，

孩子們

那時候我當微笑地死去，
而當敵人走到了我屍身前，
看到了你們的信箋，
他們會懼法地顫慄……

孩子們

今夜我以火熱的情緒
讀着你們的語句呵……

三九·冬·十里鋪·

野店

風雨所鞭撻的

鏗僻的野店呵，

鵲立在交叉的路口

如同一個樞襖的乞丐

祈求着慷慨的施捨。

白雲驕傲地

睬着你屋脊過去了，

你的炊烟

是那樣畏縮地

伸出它的頸項呵，

可憐的野店哪！

誰想到寄寓在這樣的野店呢？

昨天

我到落日的城垣

翻檢着地圖上紅脈絡邊的黑點
不會看到這樣的野店

今天

當我跨上太陽照着的橙色大路
看遠樹已模糊了線條

百鳥歸林

而我的旅途還是漫長，漫長
是這樣的漫過我們割着了啊

首先的看到

「來臨先投宿

鷄鳴早看天」

那懸在屋簷的紙燈籠上的字句，

觸動心情的字句呀！

我記得，是誰

曾經在我踏上旅途之前

對我叮囑過同樣的語句，

如今這話還刻留在我心上

但人都離開我遠了。

現在

我像聽到了一聲熟悉的召喚

踏進了野店，

我睜着了

樂調嚴然同詩的麥餐的氣息，
我像走進自己的故居一樣
踏進了一座矮黑的小房。

漸漸

我的一天的疲倦恢復了。

於是我聽着了

豬販子們

把銅元當作算珠

在桌上一塊塊敲響的聲響，

於是我聽着了

驢夫們唱着

「高山放火

月月黑殺人」的野曠的山歌。

而後我又聽到了

傷病的官兵們

沉痛的呻吟

同戰馬的嘶鳴……

我是走進了這樣的野店呵。

我默無一言地冥想着

這聲聲響使我想起高山

想起曠野

想起沸騰着聲色的鬧市

想起不知名的地方

想起從不曾發生過的事件……

矮廟更澄澈黑了

寒冷像雪一樣

從我的腳底爬上

店老闆托着紅燭同菜盤進來：

「來點麥酒暖暖吧，先生

晚上寒氣重哩！」

我凝望着紅燭

風「敲鼓」地吹響着窗簾壁

店外漆黑的大路上

砲車、馬匹、部隊……

正迅速地進行着

我肅然地站起。

我凝望着紅燭，

終於看見一簇紅色的軍旗

在捲不開的金色的彌道裏進行。

而紅色的纒線像在急勁的風沙中

向四方披散……

風「鼓鼓」地吹響着蘆蓆壁哪，

曠野的風，放蕩地奔走着，

我是寄寓在這樣的野店呵！

獻給母親的詩

設想

春日的黃土路上

又響着騾馬的鈴鐺，

你該會從虛籬的窗口向外望了。

你的水磨

還在轉着，

乳色的麥粉

從砂石的磨盤流下，

母親，

我難於想到你的情況！

生活在蔚藍的草房里

我已有十幾年的日子，

清悠平和的曠音

向滲透進溪流聲的你的搖籃歌

駛進我微笑的夢境里。

麥苗是怎樣溫和地流出來時，

那樣一排挨着一排，

一粒粒地滾動；

隨着。

風把柳絮鋪向濕軟的泥地，

風把藍天上白鴿的刀哨響透進窗口，

風把啣着紫泥脊的紫色的燕子，

送進藍藍的草房里

我聽着了野草在土地上顫動的聲息！

隨着，

風把麥粉的香……

漉漉向草房的四處了

瓦葺跳動在屋脊上，

小鼠伸着頭頸向麥粉溜着眼珠，

你輕輕地拉着耳朵告訴我：

「記着，

不工作就不會有麥粉吃；

而隨後

你又把麥屑播散着，

雀鼠們唧唧吱吱地磨了，

你總告訴我「愛」，

甚至愛那草葉上的蠕蟲。

十幾年

躺在滾着平和聲息的草房里，

時代的風暴

你的搖籃歌爲我撐起安全的巨傘

如今

已有三年，

你的孩子離開了你。

三年，

春日的陽光下

我修補着馬蹄鐵的時候

想起你，

微風倦怠了的時刻

浪花一朵朵謝落

望那清淺的海濱

我又想起你，

想起你

我難忘你的語句，

母親，

伏着春日的山峯

遙遠地我爲懺悔而哭泣，

設使在你的面前

我願

讓你憎着淚水而下的皮鞭

抽撻向我的脊背。

五年

你依然在那磨房裏，

你的孩子去了。

你用那護送過孩子的搖籃

裝滿麥粉。

每天當太陽醒來

讓驢馬載向坡市里去。

爲了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麥粉。

你更疲困了呵……

想起你，

想起你磨盤里滾滾的麥阿，

想起你磨粉一樣的話句……

圖一·麥天。

草原上

當那蒙着蘆葦的薄木划

在靜靜的湖泊上溜過，

沒落在視野底邊緣，

我更眺向無垠的草原，

低垂在遠方的

是灰黯的天幕，

鋪貼在天幕上的

是黝黑而不矮的灌木叢。

秋天了呵，

草原是單調的。

溪流已不再拉着驢子嗚咽，

騎屋後的水磨已停止了它底勞碌，

獨輪車底輾轉聲是悵寥的，

而推手車的人

是永恆地輾轉在遺草原上，

從天邊把車子推到天邊。

推來了黎明，

又推來黃昏

在天邊有一點黑而平矮的灌木叢。

雖是淡淡的綠條，

然而引起我深遠的懷戀。

於是我想起領雲林底黑水的草原崗，

更想起那些蛰伏在灌木叢里的人家：

當金光的太陽射到鳥巢，

雀鳥們一片喧噪的時候，

農夫們走出了衰習的草房，

草原成了廣闊的牧場；

而當雀鳥們繞着林子飛翔，

樹林裏點起第一盞燈火，

農夫們又踏着熟悉的路線歸來。……

秋天了呵，

那些白頸的鳥鴉

成夥地在田原上起落着，

還是遠年的傳說——

雪花即將鋪蓋在這草原上了。

於是農夫們在田原上翻檢着草根，

播撒着種子，

牛車載着帶綠的蔗莖在田埂上移動，

因爲他們深知道

季節的末日即將來到，

嚴寒即將封鎖着草原。

草原上已經是秋天，

落葉喬木挺着赤裸的身軀矗立着，

白的蘆花同野菊花在墓園旁舒長，

而電線

在田原上播着尖銳的電流聲響。……

兩年了，

我行軍在這廣闊的草原上，

春天你給我歡笑的顏色，

夏天我看見你迅速地發育，

冬天我看見你沉靜的姿態。

那時候，

農夫收穫了米糧。

風收穫了落葉

大地收穫了植物的種子，

雖則我並不會忘記那使人哭泣的，

很多「草原故事」，

然而當我看到了草原，

好像看到了一張會心的微笑的臉，

雖則在草原的邊緣

那些明火執杖的竊賊們

毀壞着草原底恬靜的姿態，

然而在草原的那邊，

我們草原的保護者，

正擎着滄茫的旗幟

朝這草原的邊緣進行。

草原的邊緣，

天的那邊，

平矮而幽黯的灌木叢裏，

也是哺養了我的地方，

我不會忘記這草原，

我不會忘記墾殖這草原的

逢水草而生活的祖先們。

向秋天的草原

我輕輕笑了一聲。……

一九五九·十一月·陳家集。

白靜的夜

我難於見到如此良好的月夜：

在圓的，藍色的蒼穹下，

世界彷彿一座人類的大會場，

一支白色的光夜

漾滿在遺人羣浩蕩的廣場上。

這時候

一切都達到飽和，

山脈沉睡着。

露珠從葉梢上殞星一樣滴落。

我反手掩上了門兒

輕輕地走出。

我把脚步走得輕輕

因為母親一樣的風

正拍擊着絲葉的手掌

搖動着小鳥的窠籃，

蔓草交織的紗帳

正爲年青的昆蟲們安排了一個恬靜的夢。

你們生活着，歌唱着，

已經忙了整個的一天，

現在休息阿，

我默默地祝福你們。

我把脚步走得輕輕，

因為我不願驚醒那些小物們，
告訴你

我並不是一個調皮的小孩

來採拚你主人的瓜菓，

我只是一個神經比電流更銳敏的人。

我走出來

看一看外面的動靜。

我一步步踐着

我的思想叩擊着世界的閘門，

我可以向這世界

檢討昨日的錯誤，

我可以對今日

發出正直的建議，

夜是靜的

我的音響流盪得多遠！

我走到了河邊，

流沙的灘上

我洗濯着我的腳

好多個晚上呵

我聽着一個少女談着一些豐美的希望

那時候溫熱交流在我們的心，

江水載着我們爽朗的笑

高歌而去……

時間去了

（讓我不爲回憶而傷感、

今晚

也許她正渡過另一條靜靜的河

趕向明天去工作的集鎮，

爲你祝福

明天當太陽紅時

翠翠的廣場上又浮動着你的笑聲

我走到了一間茅屋邊，

從那紙糊竹編的窗櫺我

我聽到了一種聲音：

磨粉聲

或者是紡花聲？

風箱聲

或者是刷洗聲？

夜已深了，

你們應該要睡眠，

哦，睡眠，

這正是你們所發出的沉睡的聲，
如同閃電一樣

我記起了一個故事：（註）

也是白靜的夜

一個斥候兵

耳朵貼近地面

聽着夜的動靜，

突然也聽到一種從地面浮過來聲音，

他爲這聲音所迷惑着，

彷彿見到一個面孔熟稔的人

却叫不出那人的名字，

他惶恐地，驚奇地前進着，

看見一個敵國的兵士騎在草叢裏

他看着他的粗眉大眼

和紅銅的面孔。

聽着他的出胸部所發出的

悶戰一樣的聲音。

變奏的夢延流。

兩隻拿過鋤犁的手

把手瑟槍冷淡地推開……

他拿起了那隻槍，

心裏不由的發笑，

「你的鄉下佬呵！

還不是在你的鄉下收割了穀米

讓你不知死活的休息的時候」

一種同情心又穿流在他的心，

「我也是農人，

有一天我也會安穩地睡眠，

可是當心呵，

你那掛着指揮刀的查哨的土司。

.....

現在我停留在這窗口，

聽着我們的農夫由胸部所呼出的聲音

「聲聲從靜的草房飄出，.....」

我聽到了他們的健康，

看到了他們的甜美的夢，

明天呵！

你們也像太陽一樣健康地飛起來

在大地的懷抱裏工作吧.....

「註」故事見魯迅譯雅名武萊夫農夫

我是沒有病的

我是沒有病的。

夜的征伐者們

夜裏的鼓樂手們

——我的同志呵

在我的稻草床邊

吹奏你們的口琴吧。

吹奏吧

或者進行你們的討論會

在我的床邊；

不要到外面的天井邊去

夜露正寒，

我們應該像家人一樣，

讓一盞櫻桐葉形的燈光

蓋覆在我們的身上。

同志們

我要永遠同你們一道生活

我要一刻時間都不離開你們。

我是沒有病的，

白天

我為我們的行進興奮着

在那樣曠闊的原野上

在我脚下飛速馳過的原野上

在我耳朵聽着呼呼的風叫的原野上

我想起這是同家鄉一樣的沃野。

那時候

我是吃慣生野的蔬類的。

於是在還行進的時候

我剝着霜花蘿蔔

剝着白嫩的落花生……

此刻我躺着

我腸胃有點發痛，

但我沒有病，

只是像我的回憶一樣

有點憂鬱

有點苦痛……

有好多的空

我怎麼會不想起；

晴朗的日子

我走在列着向日葵的大路上

它們一張張向藍天旋轉着

彷彿少女搖轉着團扇形的莊鏡。

那時候我心境開朗，

我們的莊稼豐美，

我想着我們的親愛的國土，

似乎看見一條蜂蜜流成的河

穿過了黃金的穀粒所圍成的堤岸……

或者走在平矮的桑林裏，

桑椹懸在那綠葉的網脈下

太陽反射着它的鮮紅一面的色澤，

三兩隻螞蟻探首在它們的上面，

我彷彿看見了我的弟弟的靈着騙騙的紅
我歡喜地回來

我的弟弟正舉起一只蛋大的齒殼……

同志們

我是沒有病的！

可是我怎能不想起這整事？

……

哦，進行批判會了

批判吧

批判吧……

什麼！

我這些都是知識份子的病癩心癩！

癩癩！

書中第一節

想一想吧

無論怎樣

我總要好好地工作起來

文藝新集

2

青空與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鄒荻帆

發行人：唐秉彝

發行所：建國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印刷者：南方印書館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77.5 2
2742-114

臺中市圖書館
經詩審查處
審查證世圖字
第二九七三號

74



0.50

500
No. 31/6